



夏日姐妹

XIA RI JIE MEI

徐虹◎著

她们，正如同所有的都市里不再年轻的人们，经历了青春中混沌、暧昧、矛盾而骚乱的历史，过去的自我总被新的自我覆盖与翻新。



夏日姐妹

XIA RI JIE MEI

徐虹◎著

她们，正如同所有的都市里不再年轻的人们，经历了青春中混沌、暧昧、矛盾而骚乱的历史，过去的自我总被新的自我覆盖与翻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日姐妹 / 徐虹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4. 1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0651-8

I. ①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8520号

夏日姐妹

徐 虹 著

出 版 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侯君莉

封面设计: 三合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651-8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鲁院何以成为“作家的摇篮，文学的殿堂”？

（代序）

白 描

鲁院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忙碌着。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学员们“来了，去了；去了，来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拨又一拨。时光像沙漏一样，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。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，有时也发出质疑。但最终明白，我属于他们。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。我把心交给他们，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，他们对你寄予期望，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。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、骄傲，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样想后，即刻释然，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。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，我的人生行囊里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，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，那就是师生的感情。每当他们即将离去，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，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，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。”“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属于蓝天，属于大海，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，他们属于未来。我呢，仍将像枚陀螺一样，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。还有生命的规律，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因为他们年轻；而我，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，因为我不再年轻。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，而后，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。但是，我仍要为他们祝福，我的祝福直达永远。”

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

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在学员眼里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、官名，那就是“鲁院”，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，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，同时，我们还是一条纽带，一座桥梁，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。鲁院工作无小事，高研班工作无小事，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，从教学，到管理，到服务，从院长、老师，到做饭的大师傅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，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，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，还会感恩党和政府，相反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，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。我们举办的“80后”作家班、网络作家班、少数民族作家班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每一届高研班，每一个培训班，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，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，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？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？客观讲，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，学习方法和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，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，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，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，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，这就是人格建设，是为何写、为谁写、写什么、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。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，当然，不是生硬地灌输，而要以一种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的方式来进行。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，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，不是高台教化，而是客观介绍情况，交流认识和看法，学员们很容易接受，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、本民族立场，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，现在却能站在全局，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。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，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，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，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，自觉走向主流文化、主流文学。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，做正派人，写正道作品；面对文学事业，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、大境界、最好还有大手笔；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：大众意识、祖国意识、使命意识、经典意识。——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

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,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,那只能培养出写手,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。

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: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高研班,也就是现在。2007年底,中央电视台“艺术人生”栏目拍摄“鲁七”片子时,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,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,可是一直到今天,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。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。“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”,鲁院的校训,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,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“恰同学芳华”丛书,这是件好事,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,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,可一窥概貌。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,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,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,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、鲁院二十期之际,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,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,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,摘要修改,代为序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)

C 目录 Contents

十 年.....	001
北京断章	007
风子·孩子呓语	051
我·十七岁	059
风子·一种忘记的两个版本	070
别人的故事·四个姑娘	077
我·青春轶事	085
风子·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	096
我·双重生活	126
我和风子·夏日姐妹	149
我·温的血	181
编 后	195

十 年

1. 别处

都说时间像金钱，可是时间也像金钱一样不经花，一不留神就流失一大把。生命一边欢叫一边蜕壳，蜿蜒旖旎地蛇状消失，记忆却总在后头忙不迭地收拾生命的残骸，似乎存心要捡拾一些异样的玩意儿做成标本，才能依稀复原从前的样貌——比如记忆文字、照片或者日记。因为人们是那样的不甘心，总想着在行进的船上做个记号，留住过往时间的流水。

鲁院果然出现在十年以前的一个下午。雨天，北京东四环城乡接合部，十字路口可见半空中悬浮了很多根凌乱的电线，车子一走一停，远处近处一派喇叭声就是司机们旺盛的咒骂。路边尽是复印打字、鱼头泡饼、金凤成祥、成都小吃等各色小店。一座四层老楼，围墙外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大的“拆”字。女人们撑着雨伞跳跃坑坑洼洼、沟沟坎坎。也有的以纱巾蒙在头脸，背朝着风的方向……远远看去全是都市里的乱世佳人。

鲁院里面倒是安静的。大铁门吱呀呀一关上，把车子熄了火，人一下子从里到外安静下来，安静得似乎有些不大适应。我还延续着某种热闹的惯性，而这里启动了另一种与热闹无关的生活——虽然它也是喧闹的，骚乱的，多姿多彩的，但更是孤独的，深邃的，一个人的。孤独是必然的，因为它通往别处。它是一条秘密通道的开端，它带着近半个

世纪的历史，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全与它有关。而它的终端山重水复，雾失楼台，深不可测。我似乎正站在这一条通道的门口激动惶惑又流连忘返……那天是怎样开端的我倒是忘记了，或许印象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加了幻想的虚化……雨天，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门口，然后一大堆人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高声笑闹着敲着饭盆走出来。

2. M 和 Q 和 Y

这些人注定与我有关。他们不仅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，并且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我经验的一部分，像茶与水在互相交融中酝酿成混合的味道。在鲁院生活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梦想中的海市蜃楼——先是那些不寻常的女人们，妖娆的，绰约的，伶牙俐齿的，异样的，在各种酒桌中被聚光灯一打，亮得晃眼。我记得 M 在喝酒以后是要跳舞的，像那些华丽的藏族姑娘，在乐曲和眼神的喧嚣中，没完没了地跳，没完没了地笑，长睫毛，低垂的眼帘，神情里带着陶醉和痴迷与忘我。她的身姿是很西化的，胸是西洋式的胸，跳起舞来无论多么纵情都带有纯情的味道。现在过了近十年，我仍记得她跳舞的样子。女人与女人的交往靠的是嗅觉。因此我判断她的心性是宽和的，存善的，柔软的，但我从来没对她说过。当然那几位姐姐也各有美处，都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段有身段，要性格有性格，要才情有才情的。

M 时常来喊我，到五楼来学跳舞吗？我心向往之却从来没去过。她对我说，我看那么点小人儿，小说写得倒蛮老到的。她又说，人和人不过那么几下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……毕业后几年间我们也不过见过仅仅三五面，每一次她都处在不同的命运处境里。奋斗；两个人奋斗；一个人奋斗；接着奋斗。当然我也是，任何人都是，谁又不是呢？甚至更处于惊险的境地而不为外人知……最近一次见 M 是在一个饭局上。鲁院当初有多少饭局啊，简直层出不穷！又常常饭后小饭，再喝到深夜。谈人生和文学，谈所有的喜怒哀乐，善恶恩仇，毫无掩饰地为一点点感动而哭泣，似乎在为各种各样的人性找一些依据。当时大家都处于一种人生恍惚中，好像全都醉了，也以为生活就是恍惚的，艺术化的，醉态的，

和带着酒味的……现在同样的人，同样的面孔，体体面面地坐下来，一桌人彼此一环视，真有触目惊心之感——就仿佛电影上常见的蒙太奇画面：黑白的照片是少年；咖啡色的照片是中年；彩色的照片反而是老年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在彼此的脸上，真切地看见了时间。时间已经一晃过去快十年了吗？青春正像华丽宫殿一隅的一尊金属器皿，固然是曾经璀璨的，紧实的，鲜亮的，但是终归随着岁月渐渐黯淡下去。而鲁院却在生命的光芒与黯淡中一直恒久地存在。

十年前我初到鲁院，看见一个粗壮、大胡子、未语先笑、说话有点结巴的人，原来就是 Q。我想起以前人家拆解大胡子，不是画家也是书法家，至少是个导演吧，但他为人低调、谦和、亲善、寡言少语，还带三分懵懵懂懂。在鲁院半年，我记得他永远穿一件绛紫色半旧上衣、牛仔裤，戴副大框眼镜——即使换了季节，衣服颜色也从没鲜亮过，所以给人感觉他总是兀自行走在生活的边缘和暗处，睁着一只观察的大眼睛，搜寻一个故事。花枝招展的女同学摆个 POSE，在 Q 面前一撒娇，他好像全没懂似的，哈哈一笑，一下子破了气场，完全没有接受信号的意思。但他是我们这群人中间的大哥，一帮人每晚歌舞升平，谈古论今，也抓住青春的尾巴制造最后的浪漫，但基本很少见到 Q。Q 呢？屋里写东西呢。有人说，也许他喜欢在喧闹的背景音乐中，进入自己的梦想世界。他在任何人群中也不挑头，不显山露水。我只记得有一次，几十桌一摆开，十几箱啤酒下肚，大家就疯了。好像四面传来的字只有一个：干！东北来的几位在酒桌中间翻蹄亮掌、撒了欢儿，合唱“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”的酸曲。Q 淹没在人群后部，手舞足蹈，完全进入半痴状态，闭着眼睛扭起秧歌来。也许他自己都忘了，我却记得他没有顾忌、没有警惕、没有思考的一刻。

我记得他们在酒桌上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歌，在雨天的大巴上吹口琴，在乒乓球桌上孩子一样大呼小叫，在宿舍里吊一盏很中国很古典的灯，每晚过着中国土人歌舞升平的生活，每天爬山，看电影，开舞会，参观展览，去书店，指评江山，也传播小道消息。如果谁拿来一本文学刊物，说上面“有他的东西，请批评”，那真是最令人艳羡的——有时候，我觉得这场景仿佛在上一个时代，五十年代的支边部队战士，

六十年代的北大荒知青，七十年代的回城青年，或者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。总之与新世纪的进程完全不搭界，仿佛一下子晚了二三十年。也许是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而我们还愿意停留在过去……我们一直在生长，在鲁院的时光，是我们生长最快的也是最茁壮的。在这里，人们以特立独行、超凡脱俗、离经叛道为荣。可以推想，那时法国左岸派的生活是多么激动人心。现在时过境迁，难免为当时的造作哂笑起来，但彼情彼景却是真诚的，动人的。生活本是平缓的河，却在鲁院的转弯处激流奔涌。

我也记得 Y 在我们从十三陵回京的大巴上唱歌：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。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……啊……海军战士红心向党，严阵以待紧握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……”我从没觉得这首歌这么好听。Y 的声音，昂扬、忧郁、向上、怅惘，又有着说不出的内蕴，正是那天昏昏欲睡集体的情绪低调。大巴行进时是飞速的，窗外平庸的树被拉成横线条。口琴声忽然响起来了，断断续续的，有些不熟练、跟不上趟似的。但在歌曲节奏的极限处，又贴切地跟上来。是一位羸弱的诗人吹的。这个幽怨的人，把对世界的热爱放在幽怨和沉郁里。有人头歪向窗口，或者靠向另一个人的肩膀，沉沉睡去。空气里带着好闻的雨后的泥土气息。

这群人里不乏勇敢大胆的女孩子。现在中国都市的女孩子都过于精明乖巧了，世事洞明。跟男人跳一场舞，下来还要解释：我本不想去的，是他非让我跳的……或者一味地追求口腔快感，将同性的心事一边信誓旦旦地守诺，一边毫无顾忌地散播。这些女人都过于聪明了，而一个女人是不能太过于聪明的。女人多少是应该有些丈夫气。鲁院的女孩子们非常透明，任性而纵情。任性是郝思嘉式的，纵情是伊丽莎白·泰勒式的，却让我感受到不受污染的异域之风。仿佛不是生活在现代都市，而是来自一所世外桃源，没有来龙去脉繁复的那些心事，因为非常超常，所以非常健康。而现在，人们习惯于把健康的人诬蔑为疯子。那是因为，世界在上界手中颠倒了一个个，秩序全乱了。正常的人们不断修正自己，分身做了几个人，时刻转换开关，日趋刻薄与邪恶——人们已经习惯于病态，而疯子们，只是因为更期待正常。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，就觉得这世界上满是荒诞的逻辑。

3. 在一粒米上雕梁画栋

这个世界，有很多人——那些要赚取敬意和威望的人，那些将好意随时挂在口头的人，还有那些忽然热情似火忽然又冷若冰霜的人。王国维对哲学思考中曾有“可信者不可爱，可爱亦不可信”之纠结，记忆中的鲁院有着别样的逻辑：可怕的女生全是可爱的；可爱的女生全是可疑的，她们前前后后的人生各有可怜之处。这里自然有可敬可佩可亲可感的人，当然也有嬉笑怒骂之下包裹的互相揶揄。正如这世界上有飞鸟和蝴蝶，自然也有细软的虫子，都如小孩子手中的玩具一般，过不得心的。这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，读他的人生和心事、沉痛与激动、过去与未来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，过往和现在重叠而奔突，即刻会陷入人生的迷局，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：人的中部宽大，四边向后退去，一个个方脸凸起，眼睛变形，分明是怪异的表情。

而这时候，二〇〇三年，中国的文学处正在“为文学史写作，为内心写作，为市场写作”的纷争中。因而文学更加多元多义。大师们努力在一个时代的核心部分刻苦工作，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巅峰时刻终归风光不再，衰退与萎缩如阴霾无所不在，只剩下以数字考量艺术的市场规则。或许，人们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“文革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涂炭、道德的蹂躏、信仰的毁灭，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超速发展，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，但也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、变形夹生。或许，但凡社会转型阶段，总会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、信仰的分崩离析、道德感文化感的无所适从。因此，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，在一个文化空气稀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而东奔西跑——而鲁院，虽然是中国坐标系上的一个小圆点，是庄稼中的一粒米。但它在这一个点上，上承历史下接未来。因为它是文学的襁褓。文学是什么？或者，它是每一个平凡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、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；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，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。它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，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。它在一个人、一个时代的核心处雕梁画栋——如一粒米中间的山重水复——那些

代表性的人物，是树丛中最高的那棵树上的最高的那根枝条……这个世界，有人是朝向外部世界的，有人是朝向内部世界的，而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同样是无限的。文学所辐射的光可以同时穿透两个世界，它吹来的风漫天遍野，把世界也给刮蓝了！鲁院就在这里，兀自泛着暗金的沉重的光芒。

十年，我在时间的这个端头遥望时间的那个端头，而世界全是变的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。在荒天野地里的那些有爱有激情有责任有心肝的年轻人们，又冷，又慌乱，又奔跑，又激动，又不甘，嗅着血腥味的野兽出没，只有他们相互依存，让心在这个叫作鲁院的地方暂时安歇，他们的拥抱与性无关，人们管这笼统叫热爱——这也是我们十年以后才意识到的。这年头什么是持久的？什么也不是持久的。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可以找到并接近那个叫作持久的存在。

是为代序。

北京断章

一

流光的水，已经把我记忆中的北京冲淡了。那些零星的碎片，只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，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。

不错，现在正是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年头，是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。楼上的男孩每日在烈日午后，都听从母亲的命令，弹奏一首钢琴曲——因为还是练习曲的阶段，钢琴的调子断断续续的，手指像是生怕说错了话，小心翼翼地，完全破除了正常的节奏。有时候一个音，要等很久才掉落下来，听得人提心吊胆，心烦得紧。门口的外省保安皱着眉，烦躁地在阳光下走来走去。我被散乱的音符牵扯，人整个落在尘土里。眼睛没有调整焦距，愣瞋瞋的，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。在夏天的烈日午后，人是要变作植物人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在零散的钢琴声中，忽然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在身体的角角落落里觉醒。它最先是一些流散的浮云，一面变幻一面聚拢，最终集成一个四体伏地的舞人，具有蝴蝶的羽翼和孔雀的色泽，潜伏于暗蓝色的追光下。它一只手臂升扬起来，尖长的手指慌乱颤动。它活灵活现，细节逼真，连脚趾的弯曲都充满力度。然后整个人如闻魔咒，火焰一般升腾蹿动，蔓延和逼近。

记忆的风把它们吹醒了。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，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，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。

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，如金色的铃，一簇一簇，满天飘飞，丁零脆响。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么久，却曾经无觉地静默和潜伏。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，全盛时代已经过去，式样老旧，溢彩流光。

那是我的——我的童年被编织进她的纹理里去，我的青春在她怀抱里呢喃，漂浮的心倚靠着她，我的呼吸也随她呼吸。

她是我的，我的老旧而亲切的北京。

车子拐进北海一段弧度圆满的弯道，可以看见老城暗红的砖墙，联结一排排冷冷的白栏杆，对面的角楼兀自辉煌——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，上面描画了繁复的花纹。角楼的飞檐上卧着惺忪的睡鸟。它们只在黄昏时分，一群一群，飞去飞来。老树的枯枝狰狞如爪牙，黑色枝条的背景是朱红墙面。处处是旧北京的印迹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北京，正在那里复活和苏醒。

鸽子飞翔，羽翼拍动。它们不停歇地，从过去飞到现在。羽翼下快速掠过的北京，旧房子被推倒翻新，孩子长大成人，街道被日渐格式化，暗灰的底子，代之以明艳和灯辉。人们的笑容里加了技术和艺术。以往悠然的生活，变作时髦的电视片头的快动作。机器和钢铁，把茫然的人群包围起来。

那些鸽子也许正是二十多年前飞翔的那一群吧。那时候的鸽子在共同的电线杆之间盘旋，飞不太高也飞不太远。它们扑闪着翅膀成群结队地飞越灰暗的老屋顶，飞跃横七竖八的晾衣服的竹竿，飞跃竹竿上裂着大洞的破背心和小女孩的花裤衩。屋顶上长着的蒿草，远处传来邻居家男孩们惨烈的呐喊，檐角处昂立一排鼓鼓的小兽，我的大花猫就蹲在旁边“喵喵”叫唤。我正仰着头冲它努嘴：“虎子，下来下来，给你肉吃……”

二十多年，真快。总说时间是金钱，可如今时间也像金钱一样的不经花，一不留神就流逝一大把。如今，在横平竖直的样板都市里，野趣横生的散漫村落，依照盆景的命运，被快速地规范化了。破坏，正以建立的名义进行。镂空雕花的窗棂和屋檐上的小兽坍塌下来，随垃圾一同消失。路边风情万种的高一朵低一朵的野花也不见了，她们都被转移到了规矩的花圃里，而且整齐划一地，以一样的品种，呈现一样的表情、

一样的姿势。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种舞蹈：一排舞姿绰约的姑娘穿同样的衣裙，脖颈向一侧扭动相同的角度，柔美得如出一辙，好似一个人的多个重影。街边的楼房，被红蓝条子的装饰布覆盖，一天天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猛长，不消多时，露出真相，就有老人不认识原先的路了。这一些楼房，伴随新世纪人们的欲望，热带雨林般疯长和膨胀。新建的街道，正是欲望无限伸展的枝条。

我的北京，永远是纪录片里的黑白电影，断章如缕，历久弥新。

关于北京的曾经在岁月风尘中浓缩与板结的故事，正像一块方正的茶砖，与沸腾之水亲近，浸润与渗透相互作用，使得每一片细节都自由舒展，缓慢复原一朵朵菊花的形状，焕发朴素的清香。就连零星的叶片，也枝蔓一般纠结游动，扑朔迷离；一个早衰的女人，拘谨而刻板的身体僵硬，面无表情。在某一个美好之夜，经受美好的情爱滋润，亢奋的舞蹈似狂想的思路。绝不仅仅是一个吻。力量伴随异样的生长，缩紧的身与心顿时铺张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活力荡漾；一群沉睡的孩子，带着棉被的香味，早晨被母亲的亲吻一一唤醒了。现在，他们叫嚷起来，清醒起来，放肆起来。彼此呼应，眼神喧嚣。然后以百倍的力量狂奔。

二

一切都低沉下去，不可遏止。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风子的口头语。风子像所有不太年轻也不太美貌的都市女子一样的爱时髦，面带满不在乎的表情，对生活保持无所谓的颓废态度——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尚，在九十年代末期也并未过时，直至跨了世纪。风子穿着件麻布大衫儿，长发胡乱披散，眼睛半张半合，嘴唇是一朵暗淡的紫，细瘦的裤腿上满是细密密密蔓藤一样的小碎花，站在故宫暗红的砖墙边上，身体前倾，双肘向后抵住鼓鼓的大门钉，头扭向一侧眺望远方的天空。飞檐上的怪兽张牙舞爪，制造了时空颠倒的惊愕。而她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综合体：冷静、现代、时髦，又蕴含某种旧时日的风情。

天气算不上冷。虽说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雨雪，街边的草坪依然挣扎着透露几分绿意，棕黄的树叶落遍草坪，像过了季的干瘪水果似的。天

上飞过灰白的鸽子，带着袅袅的哨音。阳光下一个男人的表情就是一株木木的仙人掌。吸口烟，眼光透过车窗扫向路边。路边驶过一辆辆出租车。入了冬，出租司机都把自己裹紧了。他们没工夫讲究，裤子松松垮垮、皱巴巴地系在肚子下边，手上带着金戒指，穿一件鲜红的羊毛衫。街上相拥的情侣造作地拿着玫瑰花，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旧上海的电影镜头——造作、狎昵、怀旧、张扬。他们在哨音底下的形态进入一个风情纪录片——凄婉的小提琴伴奏下，街景、行人、建筑……那些陌生的人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，要到什么地方去，表情恍恍惚惚的，仿佛随时可以原地消失。

“晚报，晚报！”一个外省人蛮强的口音。寂寞穿透空气。“晚报，晚报！”

一定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。这座城市，神思不定，热闹而鼓噪。行人们影子倾斜，面无表情，举止慌张，形迹可疑。他们忽然朝一个方向奔跑，忽然又转向另一个方向。我和我的朋友风子，随同人群在北京的街头四处游走，远处间断着传来集体沉闷的口号——“抗压。”他们说。“搏斗。”他们说。“逃跑。”他们说。“性感。”他们说。

我的心像空气一样失重。一间简单的房间承载我的变形的心脏，它裸露透明，狂躁跳动。几面素色花布把墙壁、书架和桌子全面包裹，窗帘是大朵大朵细密的皱折。那是一种暗蓝色的小碎花，细碎的花瓣儿像是漫天遍野刮了一场大风，把屋里的空气都给刮蓝了，给这屋里平添一股妖气。每一朵花都冒着蓝烟。从暗蓝的玻璃窗直望出去，街上的烟尘和人影一同漂浮，太阳怪异得和天空一样大小，它不是圆形是方形的，此时正像烧开水一样咕咕冒着热气。

“沸腾和变异！”他们说。

三

正是那一年的那一天的那些时刻，高个子的安子带来了我少年时代的影子一样的朋友风子。遥远的旧时日已经远去，从别离风子到再次见面已时隔二十年。我们重逢的背景是郊外一所艺人群居的巨大仓库。在